

心中有处桃花源

■ 陶 敏

中秋当日，我忽然想起去年此时赴竹山武陵峡的时光。那夜的月光，温柔地漫过山涧，漫过田野，漫进我的心里。

那天，车子在蜿蜒山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，穿过几个寂静村落，“武陵峡”三个遒劲大字跃然眼前。旁边一块牌匾上，记载着此地与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渊源。解说颇为详尽，从地理特征到历史传说，娓娓道来这片山水与《桃花源记》的关联。

我细细品读着那些文字，忽然注意到角落里还刻着一首小诗：“武陵溪水清如许，流入人间作月明。”这意外发现让我心头一暖。是啊，这溪水不仅滋养着两岸生灵，它还化作千里之外的月光，映照在每个游子窗前。

同行的段兄见我兀自出神，笑着说：“想什么呢？晚上有的是时间赏月，现在咱们得赶路，老王家的腊肉还在等着呢！”大家闻言都笑了起来，脚步也不由轻快了几分。

坐在小船上，看两岸的峭壁像是被巨斧劈开一般，笔直插入云霄。抬头望去，只能看见一抹碧蓝的天空。弃船前行，山间的林木已开始泛黄，偶尔有几片早落的

叶子打着旋儿飘下来。眼前突然开阔起来——秋收后的田野铺展开来，金黄的稻草捆整整齐齐立在田间。田埂上，鸡鸭成群结队地踱着步子，几只大白鹅昂着脖子，神气十足地来回巡视。山边的竹林沙沙作响，几间老屋静卧山脚，屋檐下挂满了红艳艳的辣椒和金灿灿的玉米。微风拂过，田边的野花轻轻摇曳，我们好像走进了陶翁笔下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”的桃花源。

这就是老王家了。打从他记事起，祖辈就在这里居住，据说已有上百年的历史。老王指着半山腰上几处残垣断壁说：“以前那里还住着好几户人家，平日里将黄牛散养在山间，到年关才找回来。现在交通方便，大家纷纷搬了出去，就剩我和另一户做农家乐生意的还守在这里。”老王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落寞，但更多的是坦然。

老王家的厨房渐渐热闹起来。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，跳动的火苗将女主人的脸庞映得通红。她踮脚从房梁上摘下腊肉，往木盆清水里一浸，转身就去院里抓土鸡。老王用铁铲翻动着锅里的鱼，油星子滋滋直蹦。隔壁灶洞上，蒸着的土豆

米饭正冒着腾腾热气……

文友们从菜园归来，手里捧着刚摘的蔬菜。大家纷纷忙碌起来，有人搬出老榆木方凳，有人擦拭着碗筷，有人将一道道菜肴端往屋外的道场。道场边的老树下，不知何时已经摆好长桌。屋舍、人影、山色，在这一刻变得朦胧而温暖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不知是谁先看见东方山上探出头的月亮，银白清辉悄悄漫过山脊，向着道场流淌而来。

月光仿佛是个信号，道场上的气氛突然活跃起来。老王抱来干柴，篝火在夜色中窜起，映得人脸发烫。不知谁先哼起了小调，渐渐地，我们这些平日拘谨的文人竟踩着《葛天氏之乐》的拍子手舞足蹈。远处群山如墨，近处溪水浮着碎银般的月光——“荒路暖交通，鸡犬互鸣吠”，此刻倒像是武陵人误入的那个夜晚。

躺在老王家简易的木床上，听着窗外溪水潺潺，竟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。半梦半醒间，我仿佛看见陶翁正坐在老树下轻吟：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

清晨，我推开木窗，只见山岚缭绕，宛如仙境。老王在院子里劈柴，斧头落在木

柴上的声响，在清晨的山谷里格外清脆。我问他为什么不搬出去和儿女一起住，他停下手中的活计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笑着说：“祖祖辈辈都在这里，习惯了。再说，要是我们都走了，这水谁来看护？”一句话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
经过一夜月光的濯洗，面对澄澈的溪水，一行人都卸下疲惫，有人麻利地挽起裤管下水，有人随手折了树枝当拐杖，还有人直接赤脚踩在溪中的鹅卵石上。邹君蹲在岸边，认真挑选着扁平的石片，教大家打水漂。一众文友，争相比试着谁的水漂打得远，谁找到的石头更圆润。欢笑声在山谷间流转。

后来我常想，陶渊明让渔人“遂迷，不复得路”是何等慈悲。武陵的月光不该被路灯稀释，溪石上的青苔不该印满游客的鞋印。那些木梁上悬着的腊肉、灶台上蹦跳的油星、老王内心的坚守，都是桃花源最原始的注脚——黄发垂髫的怡然，本就封存在时光的琥珀里。

此刻窗前，月亮正斜斜切过城市钢筋的缝隙。恍惚间又见那夜篝火，或许真有一处“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的渡口。

明月带我还乡

■ 王征珂

秋天的明月，是一个通灵神
照着九月的夜行人
照着还乡的漫长路
照着故乡永远的孩子
照着游子渐瘦的脸庞
照着我的归心、泪眼和柔肠

秋天的明月照着
树林、庄稼、原野
雀鸟、农人、牛羊
照着松散的泥土、弯曲的小径
照着我呱呱诞生的地方
那玩泥巴长大的小伢
脱落了油漆的饭桌
吱呀吱呀的老藤椅上
仿佛还坐着气喘吁吁
累散了骨头架子的母亲

秋天的明月照着
墓地上母亲的遗容
袅袅上升的香火
是我无边的愁肠

一炉酥香 月满流年

■ 杨洪霞

故乡温柔的烟火，是我们回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炉点心香气。乡人唤它月饼，可在我们的山居岁月里，它不单是中秋的节物，更是四时喜庆、待客迎宾时一份最珍重的心意。

在鄯西县湖北口回族乡的民俗里，新春、婚嫁、佳节团圆，总要烤制点心。家境宽裕的人家，常年存着，四季留香；纵使日子清寒朴素，祖辈总这样叮嘱：生活可简，人情不可淡。再清贫的年月，我们也要认真和面、调馅、生火、烤饼，以一炉真诚的香甜，礼遇岁月，善待亲朋。

做点心，守着祖辈传下的古法，温柔细致，极有章法。要分生面、熟面、油面三类，配比恰当，软硬适度，烤出来的饼方能层层起酥、绵软醇香。这点心最费香油，每到做饼时节，父亲总要寻来最纯净的香油，细细调和，不吝物力，只为守住一脉不变的味道与乡情。

馅料是点心的灵魂，全是山野朴素的馈赠。以晾凉的细熟面为底，拌入香脆花生、醇厚核桃、洁白芝麻、透亮葡萄干，缀上清新的青红丝，佐白糖搅匀；也有乡邻偏爱温润厚重的口味，改用红糖调和。食材简单纯粹，慢慢相融，便酝酿出清甜柔和、回味悠长的山居味道。

以前每近中秋，母亲总要把老旧的木笼屉，一遍遍细细洗净、轻轻擦干。洁净的笼屉，干爽的面粉，是山里人家对节庆、对民俗、对寻常日子的郑重。灶火燃起，蒸汽袅袅，茅草屋里暖意升腾，白雾绕着屋梁缓缓流转，淡淡的麦香混着油香，弥漫整间老屋，清寂的山家，霎时变得温柔丰盈。

父母多年默契相伴，分工有序。父亲称量面粉、调配酥面，分寸审慎，一丝不苟；母亲蒸面晾面、揉面醒面，再轻轻擀出一张张匀薄柔韧的饼皮。最要紧处，是面皮裹油酥的配比，多一分则松散，少一分则无酥层。这细微的分寸，是岁月积攒下的手艺，亦是家风绵长的传承。

做饼，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劳作，而是一家人的团圆。我和大姐围坐在案前，细细揉馅、团馅，把果仁与糖面揉成圆润紧实的团子。饼胚成形，再轻轻点上一点胭脂红。那浅浅一抹红，是中秋月色里温柔的祈愿，朴素，却虔诚动人。

二哥心灵手巧，跟着父亲塑形收口，只见他指尖轻轻一捻，个个饼胚饱满圆整，宛若一轮轮小小的圆月，静静地排在案板上，干净、温润、妥帖。

从前山里没有烤箱，一口铁锅、一膛炭火，便是我们的炉灶。烤饼极讲究火候，要分上下火，辨文武火。底火稳烘，盖火慢焖；火急容易焦糊，火缓酥香难出。大哥性子沉稳，守在炉边，静静看火、翻面、调温，任烟火轻轻浮动，护着一炉慢慢成熟的香甜。

一屋人，各执一事，不急不躁，笑语轻轻落在蒸腾的雾气里。烟火温存，饼香漫漫，清贫的山居岁月，因一家人同心相守的温情，变得安宁丰盈、暖意绵长。

日暮时分，在田间劳作整日的爷爷蹒跚归来。父亲赶忙取出一枚刚出炉的热饼，沏上一壶滚烫清茶。热腾腾的点心，清醇的山茶，温柔驱散满身风尘。朴素的一餐一食，藏着最深的亲情，也藏着人间最安稳的幸福。

年年中秋，月满青山。一炉点心，烤暖了流年，传承了民俗，也沉淀了我心底最干净、最温柔的乡恋。

我的家乡鄯西县湖北口回族乡，是一片回汉杂居、和睦相依的水土。回汉乡亲世代比邻而居，风俗有别，习性不同，却彼此尊重、守望相助、亲如邻里。不一样的节庆，不一样的习俗，从未成为隔阂，反倒滋养出山乡包容温柔、团结和美的烟火。

一炉酥香岁岁依旧，一轮明月年年高悬。

家人团圆，邻里和睦，烟火寻常，便是故乡最静好的人间。

走进小区，忽闻阵阵馨香扑面而来。抬眼望去，只见单元楼下花坛边，早些年栽植的8棵桂花树苗已长至碗口粗，枝叶间吐出的缕缕花蕊犹如黄金丝线，簇簇柔滑，令人陶醉。桂花树下，四位老邻居围坐在石桌旁打牌，另外三人坐在一侧条椅上，笑着议论八月桂与四季桂的区别。我才恍然想起，又是一年中秋至。秋风拉开了时间的帷幕，也吹皱了琐碎的流年。

每到中秋，母亲总会端出提前发好的白面，倒在案板上，再掺些面粉。经几番轻揉慢搓，再次醒面后，反复揉成筋道面团。接着揪下大小均匀的面剂子，依序摆开、按扁，再一一拿起面皮，在手中娴熟旋转几圈，凹形面皮便初具雏形。眨眼功夫，母亲在面皮中包入炒熟香碎的芝麻红糖馅，顺手抄起擀杖，三

下两下擀成大如碗口、形似圆月的饼子，依次下入滚烫的香油锅。只见她一手持竹筷，一手握漏勺，挨个儿翻动饼坯。父亲坐在灶台前不时添柴加火，拉动风箱，红红的火苗呼呼舔舐锅底，油香很快溢满整个厨房。

母亲望着我一副馋相，笑着说：“莫急，有你吃的。”那时，我仅比灶台高出一个头。待到饼子两面鼓起、色泽金黄，冒着腾腾热气出锅，母亲赶紧拿起一个递给我。我猛咬一口，烫得嘴巴生疼，仍连声叫嚷：“好吃，酥脆香甜。”那份难得的满足与喜悦，铺满我的整个童年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就是城里人司空见惯的油饼，不同之处，是裹了芝麻糖馅。那时候，乡下人对中秋

所谓的“洋月饼”闻所未闻，能吃上农家油炸“月饼”，于我们而言已是莫大幸事。

又是一年中秋，乡下秋收依旧繁忙。午饭前，忙活一上午的母亲，照例端出她亲手做的“月饼”。父亲紧随其后，取出牛皮纸层层包裹的物件，分给我们每人一枚，说是从供销社买来点心，每个三毛钱，让一家老小开开“洋荤”。父亲此举，或许是想给大家一份惊喜，所以事先并未声张。我抢先接过，反复端详，只见薄薄的面纸上印着“东方月饼”几个字，配料有桂花、核桃仁、豆沙……拆开油纸，饼面印着精美的凹凸纹样。手中这点心两三口便能吃完，那时我却舍不得，一点点慢慢品尝。虽是难得的吃食，却没品出特别滋味。满屋都是节日温情，萦绕不散的，还得是传统油炸“月饼”的唇齿留香。

时光，就像一阵风，吹过一个又一个春

明月与月饼

■ 赵国章

中秋的思念与诗情

■ 阚韶辉

每一个仰望它的人。千百年来，明月依旧，人事更迭；不变的，是世人对团圆的期盼，对远方的惦念。

我常想，中国人为什么对中秋如此钟情？或许就在于它把一个“圆”字写到了极致。月饼是圆的，月亮是圆的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也是圆的。圆，是中国人最深的文化情结，承载了多少美好的祈愿。然而世间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，正因为圆满难得，团圆才愈发珍贵；正因为离别是常态，思念才成为中秋永恒的主题。

在我儿时，父母以缝纫为业，终日操劳，一家人少有过节的闲暇。中秋，不过是餐桌上多几道菜肴，每人分得一块月饼。没有赏月的仪式，没有讲故事的闲情，月饼吃完，节日便悄然落暮。年少的心，总是向往远方，哪里懂得何为思念，更不曾知晓，那些平淡寻常的日子，会成为往后岁月里最珍贵的念想。

如今，人过中年，我客居温州这座滨海之城，离故乡秦巴深处的竹溪县，已是千里之遥。经历了岁月洗礼，才渐渐懂得，故土、亲情、逝去的时光，原是这样珍贵。年少时拼命想逃离的地方，如今成了魂牵梦萦的归处；曾经习以为常的亲情，如今成了最温暖的牵挂。

说起月饼，温州的月饼琳琅满目，蛋黄莲蓉、豆沙椰丝、五仁火腿，甜咸兼备。可吃来吃去，我最怀念的还是老家竹溪县的素馅苏式月饼。那月饼外皮层层酥脆，一碰就掉渣，内里是冰糖、芝麻、桂花、青红丝调成的素馅，清甜不腻，带着一股山野的质朴——有秦巴山风的清冽，有故乡的烟火，有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时光。

或许正因为有了异乡的经历和岁月的体悟，我对那些写中秋的诗词才有了更深的共鸣。李白的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短短十字，道尽游子乡愁。杜甫的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与其说是故乡的月亮更明，不如说是思念的心为故乡的一切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晕。王建的“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”，一

个“落”字写尽秋思的无处不在。而苏轼的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则把思念从个人悲欢提升到普世的哲思——共沐一轮明月，不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团圆吗？

这些诗词跨越千年，时至今日，依旧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千年前的古人与今朝的我们，仰望同一轮明月，体味同一份乡愁。岁月可以改换山河样貌，却无法磨灭人们对家家的眷恋。这便是诗词的力量，亦是中秋的力量。它让我们于奔波忙碌中驻足，仰望月色，叩问内心：我们从何处而来？谁是心底最深的牵挂？

夜色渐深，月光如水，倾泻在窗台，也滴入心间。我沏上一杯家乡绿茶，静坐窗前，静静凝望圆月。茶味清淡，月色澄明，思念却浓稠绵长。我忽然懂得，中秋的意义，从来不在于品尝多么昂贵的月饼，而在于它给予我们一个契机，去思念、去感恩、去回望。让我们在喧嚣尘世里留存一份诗意，在步履匆匆之中守住一份温情。

愿每一个望月之人皆被温柔以待，愿世间亲人得以相聚，愿所有远行的游子，终有归期。

